


往事如昨

我与恩师 张道一先生

于泉城

我喜欢书画艺术，偶尔收藏几幅老师和友人的书画作品，工作之余品茗会友，欣赏字画，乐哉悠哉。有一幅四尺三开的行书作品《奋进》，纸张已陈旧，却常常引起我的回忆。这幅作品是36年前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张道一先生送我的，字迹流畅有力，令人浮想联翩。

与张道一先生相识，得益于我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（现已并入中国传媒大学）的学习。1988年1月，当时我在龙口矿务局梁家煤矿筹备处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。这一年，煤炭工业部山东煤管局为提高全省煤炭系统办公室秘书的文化水平，解决文凭问题，联系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，举办了山东省煤炭系统第二期文秘专业进修班。经单位领导推荐，春节过后，我来到北京学习一年。

很幸运，给我们这个班配备的老师都很棒。记得教我们汉语言文学的是北京大学的叶教授，教采煤工程概论的是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采煤系主任黄侃老师，教文学概论的是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团委书记梁寒老师，而教授我们秘书学的则是曾担任彭真同志多年秘书、后担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的张道一先生。当时他刚刚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，担任大学的顾问。

张道一先生很有学者风度，气宇轩昂、仪表堂堂。他身材修长，穿着笔挺合体的西装，洁白的衬衣上整齐地系着领带；长方形的脸庞，上课时戴着金属框的眼镜，面部严肃而又彰显睿智和潇洒。虽然年过六旬，但是他腰板笔直，身体硬朗，举止高雅。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，讲起课来不看稿子，侃侃而谈，不拖泥带水，逻辑性很强，从其讲话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境界很高，知识渊博、阅历很深。张道一先生言语中不失幽默，记得他用学生点名册点名时，兖州矿务局有个同学叫顾问。他乐了，说道：“我60岁是顾问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当顾问啦！”一句话，同学们哄堂大笑。班里有两个郭军同学，一个来自兖州矿务局，是局长的秘书；另一位来自肥城矿务局，点名时两个人都站起来了。为了区分，他按照年龄排列，将兖州局的叫大郭军，肥城局的叫小郭军。

张道一先生讲授的秘书学，是他亲自编写的，作为《市长参考》杂志的增刊全文发表。书中详细介绍了秘书工作的重要性、工作的性质、工作原则、工作流程、工作方法、公文写作、还有许多工作的经验和注意事项，可谓既全面、又权威，并且非常切合我们同学的工作实际，学后受益匪浅，所以他的授课同学们非常喜欢。

张道一先生每周上两次课，每次两节课，上午两个小时的授课中间要去休息室休息20分钟。我就是利用这20分钟时间，与先生建立了较密切的师生友谊。

每次休息时间，我基本上陪他聊天，在聊天中掌握一些课堂中没有学到

的知识。从他的言谈中得知他的阅历真不简单。张道一先生是云南人，生于1927年，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；1948年，在北京大学就读英国文学研究生，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学委干事；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调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任处长，兼任北京《支部生活》第一任总编辑，1959年至1966年任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，1978年至1982年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院长，1983年至1987年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，曾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会理事、中非友好协会理事、中国翻译协会理事、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，北京市政协委员。

交谈中，张道一先生得知我的家乡是山东蓬莱时，他说他认识很多蓬莱籍的领导同志，如：周荣鑫、于眉、高扬文等。我告诉张老师，自己和于眉是一个村的，而且是同宗同族的本家爷爷。先生高兴地说：“太巧了，于眉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校友，我和于眉的夫人在一起工作过多年，他的夫人很漂亮，曾是中央领导的俄语翻译，现在是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主任。”先生还说，全国各地他去过不少地方，但是烟台的蓬莱还没有去过，等有机会去看看这个著名的景区。交谈中，先生表示等学习结束后送我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呢？我也没好意思问，但内心充满期待。

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，张道一先生的课也讲授完了，我们文秘班党支部书记黄宪新去他那里取同学的考卷，回来时走到我桌前，将一个大信封交给我，说：“泉城，你真幸运，张先生就给你一个人题了字。”我急忙拆开信封，展开书法，同学们也凑过来欣赏，只见是“奋进”两个大字。啊！这就是先生说过的礼物啊，太好了！真是惊喜万分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多年来，本希望在家乡能够接待张道一先生，由于后来双方联系方式变化等原因，我们失去了联系，也不知先生是否来过我的家乡蓬莱一游。几年前，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网站上，又看到先生的消息，他出版了《张道一先生文集》，先生去学院赠书，并出席了学院为他举办的座谈会。更令人高兴的是，2023年，96岁高龄的张道一先生还荣获中国翻译界“最高荣誉”——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看到他那熟悉的身影，我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教室，又在休息室与他交谈……

36年过去了，“奋进”两字一直陪伴着我，每次看到它，都有一种亲切感，仿佛张老师就在我的身边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，这幅书法作品寄托着老师的殷切期望。每当工作中取得成绩时，“奋进”两字激励我再接再厉，勇往直前。当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“奋进”两字给我勇气和力量，在困难中坚持，在逆境中迎难而上。

钉马掌往事

潘云强

旧时，牲口在农村为役畜，由此衍生出钉马掌的行当。

马驴骡的蹄子是角质的，很容易磨损，磨到神经，牲口就会瘸，无法干活。在我们那一带农村，钉马掌一般由铁匠铺的师傅兼营。俺村没有铁匠铺，邻村有一个。牲畜要钉掌了，村里人就会将牲口牵去。钉马掌的铁匠师傅胖胖的，秃顶，六十多岁。你坐在铁匠棚里，喝茶抽烟聊大天的工夫，马掌就钉好了。

后来，这个铁匠老师年龄大了，干不动了，换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。此人性格毛躁，没有耐心烦儿。最重要的是他钉马掌的手艺不咋地，按烟台人讲话是个“鲁生子”（方言音：生手的意思）。一次，他给俺村一头大叫驴钉掌，竟把那头脾气火爆的大叫驴钉跑了。村里人找了半宿，亏着没有落祸。还有一次，牵去一头健硕的骡子，这头骡子是俺村牲畜中不折不扣的模范，无论拉车、驮运还是耕地，都任劳任怨、埋头苦干。但骡蹄被他钉出了血，导致蹄子发炎。蹄子是牲畜的命根子，命根子坏了，这个牲畜就废了。还好，经过有经验的兽医精心调理，三个月后，这头功勋骡子终于恢复了健康。

那时是上世纪50年代，担任村支书的罗荣叔寻思老求别人也不是个事儿，便让村里一个叫潘洪闯的人来干这个钉马掌的营生。

潘洪闯50多岁，在俺村辈分最大。所有人，包括罗荣叔，见面都得叫他老爷子。我母亲说他家一直人丁不兴旺，到了他这辈子，干脆没结婚，成了孤老。平日，他专门为生产队干手编，用处理好的荆条编些粮囤、粪筐以及驮筐驮篓等物件。生产队在他干活的大槐树旁边又给他搭了个钉马掌的场地。其实场地也简单，就是一个门字形的木架子。木架子两边钉有大小不同的铁架来固定骡马。

他钉马掌时，常招来我们一众小孩观看，只见他用皮带或绳子把骡马捆住，对蹄子进行固定，用皮带勒紧。钉马掌首先是修蹄，用的是一口月牙形铲刀，先对蹄子进行大刀阔斧的粗修。把那些腐烂的角质一块一块切下来，这一过程，让我们看得很过瘾。不过也隐隐担心，害怕他一不小心，把马蹄子割下来。初修完成后，他再拿起一把平口刃的铲刀，对马蹄子进行细细修理。此时再看那些骡马，被伺弄得只是腿部不停地抽搐抖动，其他并无不适。

这之后，便开始钉马掌。他将含在嘴边的马蹄钉一枚一枚拿出来，呈45度角往蹄子上撇着钉。锤子敲击下，钉子尖会斜着从蹄子边缘冒出来，再把钉子尖敲弯，别住。整个过程，给人感觉那个U形的铁质马蹄掌好像被挂上去一样，所以钉

马掌又叫挂马掌。钉上马掌就如同人穿上了鞋，不但对蹄子是一种保护，还能抓牢地面，增加摩擦力，防止骡马打滑。

1968年，我入伍。那时部队还没实现机械化，每个步兵团都配备一个高射机枪连的建制，高机连的装备和弹药很沉。相较于马，骡子负重量更大，更能吃苦，因此高机连清一色的全是骡子。而钉马掌属于一项军事技能，每个人都要掌握。我有一个老乡在高机连担任班长，他的钉掌技术相当纯熟。

我们通信连的通信排则有十几匹军马，高机连的骡子属于军马中的驮运马，我们的马则属于军马中的骑乘马，是保障战时部队通信指挥任务畅通的。通信排张排长是江苏淮阴人，他个子有1米85，脸上长满青春痘，骑上马，脚踩上马蹬子，只要马一抬步，他细瘦的身子便随马的脚步起舞，前后摇晃，使人十分担心他会从马上掉下来。张排长干什么事都爱动脑筋，一切从实战出发，经常把乘马从马厩中牵出来，到野外进行各种训练。钉马掌也是骑兵部队每个人必须要会的基本功。

钉马掌虽是一件小事，但又不简单，因为从中不但体现了钉马掌的技巧，也反映出你与这位“哑巴战友”的友谊与默契程度。那一年，我们连还与高机连举行了好几次模拟野战条件钉马掌的比赛，互有输赢，这些比赛也调动了官兵的军事训练积极性。

1973年，部队在胶州驻防。胶州是连接青岛、烟台、潍坊、临沂的要冲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在城内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，有人利用街角转弯空闲处摆了个钉马掌的摊子。摊主比我大十来岁的样子，干活讲究，态度也不错，收费不漫天要价。由于南来北往的马车多，生意也不错。因他是钉马掌的，我比较留意他。有一次，不知什么原因与他攀谈起来，一来二去也就熟了。此人人称大老张，还是个篮球迷，他摊上就放了一个篮球，闲暇时他常在旁边那个球场打篮球。我们兴趣相同，我也喜欢打篮球，有时走到那里，也会上场打一会儿。通过他介绍，我们连、我们团的篮球队常被邀请到胶州与各厂各学校开展篮球友谊比赛。

有一次比赛，大老张处于篮下的有利位置，他弓身缩背，正准备做起跳抢篮板的动作。此时刚好我从后场拍马赶到，并借着跑势起跳，去冲抢这个篮板球。他发现我整个身子已腾空，且在他头顶上，便身体往外一偏，让摘了篮板球的我安全落地。打完篮球，他拍拍我肩膀关切地叮嘱：“以后打篮球注意点，身体是革命本钱，别伤着！”但他这句暖心的话，半个世纪后还在我心里萦绕。